

吳趸人的兩篇佚文

魏 紹 昌

吳趸人所作的《食品小識》和《滬上百多談》兩篇文章，當初在什麼報刊什麼日期發表過，已無從查考，我是從民國時期他人編輯的兩本書裏找出來的。

《食品小識》收在一九二八年四月大東書局出版的《老上海三十年見聞錄》一書中，標題已由編者陳無我改為《我佛山人和燕窩糖精》，現仍恢復原題。文末作者自署寫於丁酉仲冬，丁酉即光緒二十三（1897）年，正當吳趸人三十二歲的時候。并從此文可知這一年的秋天吳趸人曾去蘇州旅遊。《食品小識》為贊揚當時上海華興公司出品的燕窩糖精而作，顯然與他晚年為宣傳上海中法藥房的艾羅補腦汁的《還我魂靈記》一文，無獨有偶，同樣都是為商家鼓吹藥品的文章。據吳趸人好友周桂笙的《新庵筆記》所述，吳趸人因寫《還我魂靈記》頗受當時有些人的責難，在吳一九一〇年去世時有一副挽聯云：“百戰文壇真福將，十年前死是完人”。前一句算是肯定了吳趸人在晚清文學上的功績，後一句就是對吳應藥房老板寫了這樣一篇廣告性質的文章，表示了無窮的遺憾。其實這位有“潔癖”的挽聯作者，當初沒有讀到《食品小識》，如果他知道吳在壯年時期已寫過這樣的文章，那末吳趸人即使早死十年，也算不得“完人”了。周桂笙反對挽聯作者的意見，替吳趸人鳴不平，謂“古之人有為文諛墓以致重金者，今人獨不可以諛藥耶？”此言果然不虛，我們翻開唐代大文學家韓愈的文集，不是可以讀到許多篇專為同代人寫作的墓志銘嗎？而且這些墓主不一定是韓愈的至親好友，反而多數是因慕名而來求索的素不相識者。看來韓愈也像後世的許多學者或書法家那樣，訂有公開代寫詩文的鬻字潤例，只要奉呈相當的酬金，可以有求必應的。所以此類應酬文章，自古以來早有慣例，我們何必對吳趸人特別苛求。當然，韓愈並沒有為壞人諛墓，那末吳趸人所稱頌的燕窩糖精和艾羅補腦汁，也只是兩種

補藥，吃了縱然無益，却是決不會害人的。

《滬上百多談》收在一九一四年冬日上海胡德編印的《滬諺》一書中，該書出版處不詳，有光紙綫裝鉛印本，分上下兩卷。全書彙集了前人今人之上海俗語、諺詩及滬上風俗談等文字，取材於當初的報刊雜誌和口頭傳說。《滬上百多談》刊於下卷第二十五至二十七頁，署名將吳趼人之“趼”字誤作“研”字，這是慣見的錯誤，不足為奇，寫作年月及原載出處均未注明。但通觀全文，無論從所取題材或文字風格來考察，出自吳趼人的手筆，乃是毫無疑問的。這位晚清小說家平時隨身攜帶筆記小本，習慣於收集記錄隨見隨聞的寫作素材。由於他久居上海，對於當時當地各方面的社會情況，尤為熟悉重視。吳趼人曾自稱“老上海”，在一九〇六年編印過《胡寶玉》（又名《三十年來上海北里怪歷史》）一書，全書通過當代名妓胡寶玉的身世經歷，充分反映了在她前後三十年間上海優倡生活的面面觀，書末還附載了《上海洋場陳迹一覽表》和《上海已佚各報考》，也是對研究舊上海頗有參攷價值的歷史資料。這篇《滬上百多談》，吳趼人將自己在上海的觀察所得，加以排比集中，雖然作者由於所處的歷史條件和主觀上的局限性，有些情況只是局部的表面現象，不能據此透視到社會的真實面貌。但我們可以從作者所羅列的這許多的“多”中，捉摸到十九世紀末期半封建半殖民地上海畸形社會中形形色式的衆生相，它由點到面，各行各業，三教九流，五花八門，幾乎應有盡有，使我們好比在欣賞一幅十里洋場包羅萬象的風俗人情圖。而且這些所謂“多”，既是舊上海的特殊情況，又帶有一定的普遍意義，我們讀起來感到具體而又生動，從中可以獲得對那箇典型時代環境裏許多形象化的感性知識。

〔附一〕

食品小識

吳趼人

余生平於服食之品，素不講究，於藥餌則尤不加以意，蓋體質素強，無需此品也。即從前征遼時，日御珍饈，而不知其腴，後來閉門株守，日食青葙黃壘，亦不覺其淡。惟於甜品，則不甚喜之。據醫者云：此亦脾胃無恙，方克臻此也。入今年來，時覺困倦，飲食銳減。自念壯已如是，老更可知，乃思所以調補之。質諸醫者，或勸御六味丸，或言服兩儀膏。試從之，三日無效，輒棄去。蓋余性急燥，每服膏丸等，必須以鹽湯為引，或須沸湯調沖，沸湯不可遽得，必坐俟良久，始克進服，殊不耐也。家人輩乃勸服湯藥，余益不耐。今秋薄遊吳門，中秋之夕，

適在旅舍，對月悶坐。夜將半，覺餒甚，檢點行篋，得華興公司燕窩糖精一匣，姑試嘗之，覺甜沁心脾，食片許，籍以點茶而已。食後雖覺未飽，而殊不饑，猶未以為異也。晨起食驟進，午後姑再進之，習以為常。數日後，隨友人遊虎丘，往返步行，凡三十里，殊不覺倦，於是始知此糖之益，決意常服。友人有知之者，咸來索取，惜攜帶無多，不能遍贈耳。蓋其以藥品而能代餅餌，且取攜甚便，無藥引調沖之煩瑣，故人皆樂用之也。所尤奇者，余性不喜甜，服此糖則脾胃皆納。試食他甜品，仍不受也，是豈燕窩之功歟？抑別有法以制之歟？還請質之公司主人。（丁酉仲冬南海吳趸人識）

〔附二〕 滬上百多談 吳趸人

戲子多用不通新名詞 大少爺蹺脚多推東洋車 婦女多梳辮子 妓女多倒貼馬夫戲子 外國水手坐東洋車多不給錢 鄉下人到四馬路多受騙 相面折字人多着長衫 奸商多販米出口 郎中先生多坐轎 滑頭多假金時針、假金絲眼鏡 衙門裏師爺多紹興人 剃頭司務多句容人 典當朝奉多徽州人 革命黨多挾炸蛋 公館姨太太多妍頭 富商多蹺洋商牌子 浪蕩女子多雪白高領 妓女立弄堂口多拉客、多來噓來噓聲 各弄堂多告化子 絲廠門口多流氓 妓院內多軍人 虹廟內燒香多廣東婦女 五雲日昇樓轉角多電車 戲館門口多閒漢 大小月底街上多燒紙紮 早起七八點鐘街口多馬桶 禮拜六多好戲、多洋行小鬼叫出局 羅家弄多磁器店 虹廟弄多木器店 小東門外多水果行 鹹瓜街多參行藥材行 四馬路多滑頭商店 書錦裏多女鞋店香粉店 八仙橋一帶多殺牛作 城隍廟園內多各業公所 滿庭芳街多舊貨攤 後馬路多彙劃莊 自來水橋多蛋行 望平街多報館 老關橋多碾米廠打面廠 里白大橋多鐵行 義袋角多絲織紗廠 珊家園多小屁精 鄭家木橋多小蹺三 跑馬廳多小房子 北泥城橋一帶多臺基 湖絲廠多年輕女子 十六舖朝北多輪船碼頭 董家渡多無錫網船 吳淞江口多小火輪 新北門城口多露天通事、多野鷄包車 會審公堂多律師 開會多拍手聲 議決事多舉手 結團體多存意見 藥房多捏造偽信以作保證書 客棧多臭蟲 夏天多夜花園 涼車多肇事 毛兒戲館多喝彩聲 馬路上多暗殺黨 輪船碼頭多野鷄扛夫、多敲竹槓 賣土挑膏多廣東人 賣燻腸燻臘多無錫人 賣拳多山東人 收紙紮灰多紹興人 醬園多海鹽人 藥店多寧波人 醬肉醬鴨多陸稿薦 牙粉香油多日本貨

茶食多稻香村 香粉多戴春林 剪刀店多張小泉 襪店多宏茂昌 天妃宮多雜貨
 攤 水仙宮多求仙方 青蓮閣多野鷄 弄堂口多水果攤 剃頭店多改理髮 客寓
 多改旅館 興聖街多毛冷店 紫來街多嫁粧店 石路多衣莊 三牌樓多另剪店
 戒煙丸多攙嗎啡 錢莊多倒賬 交涉事件多仗外國人勢

(Wèi Shào chāng)